



中 德 文 化 对 话

Kulturen im Kontakt: Deutschland-China

第 一 卷

主编 印芝虹 叶隽 希·卡斯帕赫勒 史娴迷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德文化对话

Kulturen im Kontakt: Deutschland-China

第一卷

主编 / 印芝虹 吐隽·希·卡斯帕赫勒 史娴迷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德文化对话. 第1卷/印芝虹等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305-05563-8

I. 中… II. 印… III. 比较文化—中国、德国—文集
IV. 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9637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中德文化对话(第 1 卷)
主 编 印芝虹 叶隽 希·卡斯珀赫勒 史炯迷
责任编辑 刘 平 编辑热线 025-83592148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95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563-8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卷首语

自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潮涌动，至现代初萌，西学潮流滚滚而来。西学之入中土，与中学之去欧洲，乃是双向之轮，而非单行之舟。只雁难飞，孤掌难鸣，现代性潮流的浩荡趋势，更要求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并存与交流中获得自己的“凤凰涅槃”般的新生。

作为东方文化重要血脉的中国文化，经由隋唐时代之汲取佛学，已可视为自觉交融中、印文化的范例，并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由禅宗创立与理学勃兴，实际上开辟了东方文化的近古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重要阶段，同样也属东方文化的“融合绝响”。由此可见，文化交流功用之大焉。

故自明清以来，当西学逐渐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文化潮流再度进入中国语境（此前已有景教作为铺垫，而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等也均曾入华，但影响无法与前者相比），那么，中国与欧、美的相遇，确实可以认为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碰撞时代”。因为此期的中国确实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东方文化之代表”，正如美国逐渐成为西方大国的代表一样。这样说，当然不敢推辞“难得全面”的弱点，但也绝非“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自19世纪以来，这种文化交流因西方之坚船利炮而进入到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是西力肆虐，另一方面则是西学潮漫。现代中国接受西方影响之广阔且深

巨,莫此未甚;即便比之昔时佛学入境,恐亦未惶多让。这种影响,需要放置在长时段的视阈中或许才能呈现的更加清晰。而西学之与佛学不同,可谓必焉!就中分殊之路径差异,尤需引起学人之注意。古典之希腊、罗马固然开其端绪,而“两希文明”之源亦仍须分辨;至于近代以降,不仅意大利以文艺复兴开其风气,而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诸国都曾在人类文明史上显赫一时;至于英、法、德三种文化传统的现代形成,对现代世界而言更乃理解欧洲文明之不二法门。

就德国文化而言,虽然沪上同济得德人风气之先,但毕竟乃德国医生开辟之勋业;而金陵在民国时代再度成为政治中心,使得其文化/学术地位亦相对上升。南京大学赓续两江师范学堂、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学统,作为南方重镇,俨然为传统南雍学术之代表。郭秉文、刘伯明诸先生开拓大学之区宇,稍后之范存忠先生则眼界独标,而力主发展南大之德文学科,遂使专业独立成为可能;具体言之,在商承祚、张威廉诸先生的努力下,凭借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代机遇,南大德文学科曾集结众多的名家学者如陈铨、廖尚果等,俨然为海内重镇。可谓曾与北大成鼎立南北之势,此“南北大学”而萃“东西文化”之功又一证也。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德国学研究似有蔚然勃兴之势。先是有同济高张“德意志文化”大旗,大有归复其传统的复兴德国学术的豪情;更有北大以中国第一大学之实力,汇集全校的人文社科的涉德学者,组建德国研究中心。至于人大、北外、北师大等各校,也都有相应的学术集结举动,诸如《探索与交流》、《德意志文化研究》、《德国学术》等书刊的推出与计划,基本可为表征。南大与德国启蒙时代之重镇、德国十所精英之一的哥廷根大学保持着优良的合作传统,原有中德经济法研究所之设,如今更建立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推出《中德文化对话》,以承继南大学统,沟通中德文化为宗旨。当然,在学论学,中德文化对话的展开,其实并不仅仅意味着喧闹的学术场域多了一份刊物而已;我们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一个观察全球化时代双边互动的视角,为这变动不居的时代、为中国的学术和教育建设留下中德学者的思考与创意。至于理论的阐发、方法的创新、思想的提升,也都是题中必有之义。本刊强调理论思考的“文化维度”、学术操作的“思想提炼”,既提倡文化研究的“史学品格”和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也欢迎着意现实、富有批判理念和新奇思路的“野狐禅”。我们既希望它成为展示自家的学术园地,也冀望于学界同人的关注与参与。希望能日积月累,积跬步而致千里,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成长而“负重远行”!

此书的出版获得南大与哥大“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与“南京大学‘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创新基地项目”的资助。在此鸣谢。

编者

目 录

卷首语 / 1

主题论文

李文潮:儒家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及其德国影响 / 1

李雪涛:雅斯贝尔斯对孔子思想的认识 / 16

麦劲生:德国文化与傅斯年追寻国史之路 / 33

单世联:在国家建构与个人自由之间:梁启超的困惑 / 52

刘士林:作为人自身再生产内在观念的伦理图式——以康德为资源对中国
伦理观念与文化的一个分析 / 82

孙立新 王莹莹:中国学者卫礼贤研究综述 / 108

叶隽:歌德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意义:以冯至的《歌德论述》为中心 / 116

[德]史炳迷:多种现代性方案的形成 / 156

[德]米·奥斯特海姆:食人之狂——从互文性和接受史角度看鲁迅的《狂人
日记》 / 173

钦文:德国报章中的中国形象 / 187

学科与方法

[德]希·卡斯珀赫勒:德中跨文化德语语言文学研究的方案、发展及前景 / 203

[德]蒂·迪芬巴赫:德国汉学发展与它的社会背景 / 211

印芝虹:“反者道之动”——关于后现代、禅及日耳曼学 / 218

[德]克·康茨:不尽相同的男性特征——从性别理论的视角看卡夫卡的
《判决》 / 225

阅读与讨论

主题: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
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孙立新 于晓华:跨文化相互作用:殖民地历史编纂的新范式——《在“模范
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
互作用》读后 / 238

叶隽:研究范式的意义与限度——读《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 246

余凯思:应答 / 253

[加]夏瑞春:永远的陌生者——克拉拉·布鲁姆和她的中国遗作 / 255

王维江:自由与恐怖:写在海因里希·伯尔逝世二十周年之际 / 261

刘玲玉:德语篇章理论研究与作用——《篇章句法》的启示 / 269

毛亚斌 刘丹 常晷:《跨文化日耳曼学手册》简评 / 273

常晷 张莉芬:读《礼貌》 / 277

胡裕:《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评述 / 281

编后记 / 285

Inhaltsverzeichnis**Vorwort****Abhandlungen**

Lateinische Übersetzungen der *Vier Bücher* und deren europäische Rezeptio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Li Wenchao) / 1

Karl Jaspers' Rezeption des Konfuzianismus(Li Xuetao) / 16

Einflüsse deutscher Denker auf Fu Sinians Entwurf einer chinesischen Nationalgeschichte(Mai Jinsheng) / 33

Zwischen Nationalismus und individueller Selbstbestimmung: Liang Qichaos Dilemma und deutsche politische Kultur(Shan Shilian) / 52

Entwürfe einer verinnerlichten Ethik des Menschen: eine Kant'sche Lesart chinesischer Ethik- und Kulturvorstellungen (Liu Shilin) / 82

Studien zu Richard Wilhelm: ein Überblick(Sun Lixin und Wang Ningxuan) / 108

Ansätze, Methoden und Bedeutung der Goetheforschung in China: Feng Zhis *Über Goethe* als Beispiel(Ye Jun) / 116

Modernitäten(Irmy Schweiger) / 156

Das große, Fressen'. Lu Xuns *Tagebuch eines Verrückten* aus intertextueller und rezeptionsgeschichtlicher Perspektive(Michael Ostheimer) / 173

Das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Presse(Qin Wen) / 187

Studienfächer und Methoden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Konzepte-Entwicklungen-Perspektiven(Hiltraud Casper-Hehne) / 203

Zur Geschichte der Sinologie in Deutschland(Thilo Diefenbach) / 211

“Wiederkehr ist die Bewegung des Tao”: Postmoderne, Zen und Germanistik
(Yin Zhihong) / 218

Differente Männlichkeiten. Kafkas *Urteil* aus gendertheoretischer Perspektive
(Christine Kanz) / 225

Besprechungen und Diskussionen

Rezension von Klaus Mühlhahn: *Herrschaft und Widerstand in d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Interaktion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Effekte interkultureller Interaktion: neues Paradigma beim Schreiben von Kolonialgeschichte(Sun Lixin und Yu Xiaohua) / 238

Sinn und Grenzen eines Forschungsparadigmas(Ye Jun) / 246

Eine Entgegnung(Klaus Mühlhahn) / 253

Die ewige Fremde. Karla Blum und ihr chinesischer Nachlassroman(Adrian Hsia) / 255

Terror und Freiheit: Zum Andenken an Heinrich Böll aus Anlass seines 20. Todestages(Wang Weijiang) / 261

weitere Rezensionen

Kong Deming *Textsyntax*(rezensiert von Liu Lingyu) / 269

Alois Wierlacher/ Andrea Bogner (Hrsg.)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rezensiert von Mao Yabin/Liu Dan/Chang Xuan) / 273

‘Höflichkeit’ in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Wierlacher/Bogner) (rezensiert von Chang Xuan und Zhang Lifen) / 277

Peter Gay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rezensiert von Hu Yu) / 281

Nachwort / 285

儒家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及其德国影响

李文潮

[内容提要] 本文以耶稣会士对儒家四书的拉丁文翻译为例,探讨三位德国思想家对儒家学说的接受与诠释,阐述中国哲学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传播与影响,探索儒家学说 18 世纪初在欧洲的兴衰。

[关键词] 儒家四书 莱布尼茨 沃尔夫 毕尔封格 基督教哲学 欧洲启蒙运动

[作者简介] 李文潮,现任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原普鲁士科学院)《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主任,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17、18 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以被看作是双向的文化交流,因为在把基督宗教以及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西方其他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同时,耶稣会士们亦把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带到了欧洲;在试图使中国人皈依天主信仰的同时,通过他们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化亦对欧洲产生了难以低估的影响。

在下面的论述中,作者意在以四书的两种拉丁文译本为例,探讨三位德国思想家对儒家学说的接受与诠释,进而阐述中国哲学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传播与影响,探索儒家学说 18 世纪初在欧洲的兴衰。

两本传译儒家学说的拉丁文巨著

为了招募新的传教士、争得罗马方面同意使用汉文在中国举行宗教礼仪,受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委托,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作为中国副教区的代理人于 1681 年启程回到欧洲。在柏应理一行的行李中,据说有 400 多本传教士用中文写成的著作作为送给梵蒂冈图书馆的礼物;另

外还有大量的手稿,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欧洲得到出版发表,其中包括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拉丁文,1687年刊印)、安文思的《中国新事》(葡萄牙文,法文版1688)、卜弥格的《中国医学》(1686年刊印)以及《汉文文法》等等。1682年10月,柏应理一行在荷兰登陆,在安特卫普,柏应理多次与巴勃布罗赫(Daniel Papbroch, 1644~1714)会谈,此人是《圣者档案》(*Acta Sanctorum*)杂志的主编,与莱布尼茨保持着频繁的书信来往。在巴黎和柏林等地,柏应理结识了另外一些对中国有研究或者感兴趣的人士,其中包括1685年来华传教的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巴黎皇家图书馆馆员特维诺(Melchisedec Thevenot),法国学者皮克(Louis Picquet),编辑出版《中医事例》的医生克莱尔(Andreas Cleyer),德国选帝侯威廉的宫廷医生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以及对中文汉字颇有研究的米勒(Andreas Müller)等人;在柏林,柏应理拜见了选帝侯威廉,通过耶稣会士、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茨(De La Chaise)的引荐,于1684年9月15日在凡尔赛宫拜见了法国皇帝路易十四。

柏应理欧洲之行的一个重要贡献当然是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刊印^{〔1〕},从而完成了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们数十年来的一个梦想。这部长达550页的献给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精装羊皮书囊括了儒家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三书的拉丁文翻译(共267页)。长达95页的“引言”之后是一幅精美的孔子画像(第116页)和一份详细的“孔子生平”(第117~124页)。正文之后是柏应理撰写的“中国古代君主世系”(共8页,载黄帝以下2457年间的86位帝王世系)以及一年前已经单独发表过的一份从公元前2952年至公元1683年的“中国历史编年”(共125页)。尽管如此,这部巨著只是原有手稿的一部分。1706年,曾在巴黎皇家图书馆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法国人埃蒙(Jean Aymon, 1661~约1734)携带了该馆收藏的大量手稿逃往荷兰。在1713年发表的一份攻击《孔子》的著作中,埃蒙声称他手中有长达900页的柏应理1687年刊印《孔子》一书的手稿,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出版一个澄清事实真相的“全本孔子”,因为刊印巴黎本的耶稣会士们删去了手稿中的整整三分之二^{〔2〕}。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问世后,欧洲的各大学术杂志均以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与评论,譬如英国皇家学会刊物《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687年,第189卷)、法国皇家科学院刊物《学者通讯》(*Le Journal des*

〔1〕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 Patrum Societatis Jesu... Adjecta est Tabula Chronologica Sinicae Monarchiae ab hujus Exordio ad haec usque Tempora, Parisiis...* 1687. (以下简称《孔子》)

〔2〕 参见《学者杂志》(*Acta eruditorum*)1713年1月,第46~48页。

Sçavans, 1688年,第99~107页)、德国莱比锡出版的《学者杂志》(*Acta eruditorum*, 1688年,5月卷,第254~265页)、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万有与历史图书》(*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卷7, 1687年,第387~455页)、《文学界新消息》(*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1687年8月,第910页)、《学者著作史》(*Histoire des Ouvrages des Savants*, 1687年9月,第65~79页)、意大利帕尔马出版的《文学通讯》(*Il giornale de' letterati*, 1687,第163~166页)等^[1]。众多评论中,实际上只有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锋学者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的《月谈》(*Monatsgespräche*, 1689年8月)^[2]开黑格尔的先河,对孔子的学说持明显而尖锐的批判态度,将其《论语》置于西塞罗的“政治义务论”之下。

耶稣会在介绍儒家学说及中国文化方面的另一贡献是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刊印的《中国六经》^[3],编译者是在中国生活居住了25年之后于1708年回到欧洲的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除了四书之外,这部拉丁文著作中还收录了《孝经》和朱熹的《小学》。与印制精美的巴黎《孔子》相比,卫方济的这部《中国六经》朴素无华。更明显的不同是,除了5页前言、20页目录兼索引、以及2页正误外,剩下的就是长达608页的译文。这部书的影响不如前者大,出版过程也很平淡,问世后似乎只有后面将要详细讨论到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在莱比锡的《学者杂志》发表过一篇详细报道(1712年3月,第123~128页,同年5月,第225~229页)。1700年左右在欧洲本土开始爆发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所谓的“礼仪之争”明显地妨碍了这一著作的传播,同时也间接说明了欧洲对儒家学说的兴趣在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降温。

尽管如此,从德国学者蔡特勒(Zedler)在1732至1754年间编撰出版的64卷《百科辞典》(*Universal-Lexicon*)中可以看出直到18世纪中期这两本著作对欧洲知识界的影响。蔡特勒写道:“这是两本辉煌巨著,所有的真理都建立在这两部书之上”。(第37卷,第1627页)

研究两个译本在翻译风格、选词、解释等方面的异同,应是有待学界完成的一项有意义但也很艰巨的任务。对于这里的讨论,指出下面一点非常重要:柏应

[1]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正在整理发表之中:李文潮(编注),*China im Diskurs*, 1665~1726 (1665年至1726年欧洲学术杂志中有关中国的讨论),即出。

[2] 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9~120页。

[3]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 sex, nimirum Adultorum Schola, Immutabile Medium, Liber Sententiarum, Memcius, Filialis Observantia, Parvulorum Schola, e Sinico idioma in latinum traducti a P. Francisco Noel Societatis Jesu missionario, Prague 1711.*

理的巴黎本与卫方济的布拉格本中间相隔 24 年,时间不算长,但变化似乎很大:柏应理的译文基本上是沿着利玛窦的老路走,坚持认为中国经典中所说的“天”相当于甚至可以说就是基督宗教中所说的“主”即“上帝”;而卫方济的布拉格译本却比较“忠实”原文,对“天”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后来仔细研究过两个译本的沃尔夫曾说,巴黎译本的作者们“竭尽全力地试图证明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崇拜了真正的上帝”,卫方济却在翻译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中文中的‘天’”〔1〕。不过这是后话,也是不可全信的一家之言〔2〕。

莱布尼茨与《中国哲学家孔子》

柏应理的《孔子》问世之前,对中国一直感兴趣的莱布尼茨〔3〕(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就已经得到了有关消息。早在 1687 年 1 月 26 日,上面提到的巴勃布罗赫就在一封信中告诉莱布尼茨柏应理准备出版《孔子》一书〔4〕。收到巴勃布罗赫的信后,莱布尼茨作了一件有点出乎预料的事情:他把自己所藏的一本“孔子书”的开头部分(很可能是描绘下来)寄给了巴勃布罗赫。至于是什么样的书,莱布尼茨在信中没有具体说,但他接着写道:“但愿柏应理神父有可能与机会,在拉丁文翻译中……附上相应的中国文字,因为也许有一天人们有可能猜透其中某些文字的字源亦即发现掌握某些文字的秘密。尽管我不敢真的相信一个喜欢吹牛的人(指米勒)〔5〕所作出的承诺,但我毫不怀疑,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从中国文字中剥离出其中的简单符号,对其进行确定,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原因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一个(简单符号)表也许对理解由其组成的复杂符号非常有用”(《全集》,I, VII, Nr. 517)。从上下文关系来判断,莱布尼茨寄给巴勃布罗赫的应该是殷铎泽的《西文四书直解》(Sapientia

〔1〕 沃尔夫:《关于中国实践哲学的讲话》(Christian Wolff, *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 Michael Albrecht (编译), 汉堡: Meiner, 1988, 第 145 页(下引为:《讲话》)。

〔2〕 譬如费赖之就认为:“方济不但翻译本文,而且选译注疏,得谓孔子与孔门诸子之说,翻译较为完备者,诚无过于是。但亦有弊,方济对于本文不明者,辄以己意解释,隐讳者为之补充,有时反失原意云”。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20 页。

〔3〕 关于莱布尼茨,可参见:李文潮(编译),《莱布尼茨与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年;李文潮、张西平(主编),莱布尼茨(著),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

〔4〕 《莱布尼茨书信全集》(Leibniz, *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哥廷根科学院及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编, 达姆斯塔特、柏林等:科学出版社,1923 年至今;第 I 集,第 VII 卷,第 510 封信(下引为:《全集》,引用方式:集、卷、书信编号或页数)。

〔5〕 米勒声称自己找到了掌握中文的“钥匙”,但又不愿将其发表,据说死前竟将自己的研究手稿付之一炬。参见李文潮:《莱布尼茨〈中国近事〉的历史与意义》,载于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第 102~157 页,这里指第 104~116 页;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字。

Sinica)。这本小册子曾多次再版,但只有在中国(建昌,杭州)和印度(果阿)刊印的两个版本是双语本,即拉丁文与中文。法国学者特维诺 1672 年在其《游记杂志》(*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第 4 卷中整理的《中国学说或者孔夫子的书》(*La science des Chinois ou le livre de Cum-fu-cu*)只在封面上有几个中国字。

1687 年 4 月 1 日,巴勃布罗赫给莱布尼茨提供了进一步的消息。按照巴勃布罗赫的说法,柏应理将在 4 月中旬完成《孔子》的刊印工作,然后将接着前往罗马;当他问陪同柏应理的中国人(沈福宗),柏应理准备刊印的书书名是什么时,得到的回答是《孔子的道德哲学》;不过尽管已经给文本中加入了数个汉字做实验^[1],一个莱布尼茨所希望的双语本还是没有可能(《全集》, I, VII, Nr. 525)。同年 7 月 22 日,巴勃布罗赫告诉莱布尼茨,柏应理的书已经在巴黎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正文前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引言”(《全集》, I, VII, Nr. 542)。

柏应理的《孔子》一书集耶稣会士几十年学习研究儒家经典之大成,可以说是当时有关中国文化的全面亦最好的资料选辑。除了《论语》、《大学》、《中庸》的翻译外,亦涉及到了中国历史,中国的宗教与习俗,特别是儒家哲学及其流派等等;尽管如此,《孔子》一书未能满足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好奇,也没有促成他对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我想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可能再全面权威的这方面的著作也无法涵盖莱布尼茨的兴趣,无法满足他的期望或者说理想即幻想;二是柏应理的《孔子》中确实几乎没有莱布尼茨当时感兴趣的材料。可惜的是,这并不是说编撰翻译这本书的作者们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而是在刊印《孔子》时,出于多种原因,柏应理恰恰舍弃了可能会引起莱布尼茨极大兴趣的这一部分,譬如那份长达 17 大张的《论中国文字》(*Digressio de Sinarum Literis*)。在此之前,基尔歇以及米勒等学者就曾经使用过这份手稿,但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促使编辑者错误地认为没有必要将其发表。

1687 年年底,莱布尼茨路经法兰克福,在这里的一个书店里看到了从巴黎寄来的《孔子》一书^[2]。在 12 月 9 日写给恩斯特公爵的信中莱布尼茨写道:“这是一本我长久以来渴望看到的书,今年在巴黎发表。书的内容是中国哲学家之

[1] 在《孔子》一书的《大学》译文部分,确实能够看到编辑者在某些关键性的拉丁文词语的右上方加上了“1”、“2”、“3”……之类的编号,说明在书的末尾本来是准备加上相应的汉语文字的。

[2] 德国下萨克森州图书馆保存的《孔子》一书不是莱布尼茨后来使用过的版本,不过对图书馆来说并没有多大关系。每逢重要的事情,图书馆需要展示自己的宝藏时,这本书通常就要被拿出来放在玻璃柜中供人们瞻仰,在这本书前言的末尾,有人在柏应理的名字后面用拉丁文写了“牛皮家”一词。

王孔夫子的著作,不过不是孔子亲自撰写的,而是由他的学生们收集整理而成的,因此只有部分是孔子亲口说的。从其生活的年代来看,孔子几乎早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希腊哲学家。书中有不少非常精辟的思想和格言,且经常使用类比譬喻,比如有一处写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同样,小人之在治世,或与君子无异。惟临利害、遇事变,然后君子之所守可见也”〔1〕。可以看出,书中翻译过来的儒家原著并没有受到莱布尼茨的特别关注。除了强调孔子学说的古老外〔2〕,引起莱布尼茨兴趣的是附录中的《中国古代君主世系》。他接着写道:“附在书尾的‘中国编年史’非常值得重视,因为按照这一计算,中国的最初几位帝王,如伏羲以及黄帝等,在位执政的年代非常接近大洪水发生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一点将迫使我们放弃《圣经》的希伯来译文,而接受七十士希腊译本”。(《全集》, I, V, Nr. 9)〔3〕在5年之后,1692年3月21日,写给闵明我的信中,莱布尼茨再次指出:“您的同会兄弟柏应理……让我们初步尝试了原原本本的中国历史,不过与其说是他满足了我们需求,还不如说他激起了我们的更多的渴望”(《全集》, I, VII, Nr. 348)。

莱布尼茨的不满并不能丝毫降低《孔子》一书的价值,因为其原因仅仅是书中没有莱布尼茨希望的得到的信息。换句话说:莱布尼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字上,希望通过对中国文字的研究能够对他期望发明的“通用字符”有所启发,另外还有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上古编年史,期望能够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帮助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在欧洲出现的关于《圣

〔1〕 译文取自《论语》,子罕,28。后半句是注疏,见朱熹《四书集注》。

〔2〕 在以后的“礼仪之争”中为中国文化辩护时,这将是莱布尼茨经常使用的一个论据。譬如在其《论中国哲学》(即《中国自然神学论》)中,莱布尼茨开门见山便写道:“中国的版图很大,在人口与治国方面还远超欧洲。中国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的)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是自然哲学相贯通,又因历史悠久而令人羡慕。它很早就成立,大约已有三千年之久,比希腊罗马的哲学都早……我们只是后来者,才脱离野蛮状态”。引自陈乐民(编著):《莱布尼茨读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3〕 这是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场非常严肃但也非常有争议的争论。按照当时的权威专家,英国主教乌舍尔(James Ussher)在其《旧约与新约中的纪年》(*Annale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 伦敦, 1650~1654)一书中的计算,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1656年后即公元前234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大洪水,人类遭到毁灭,洪水后大约100年,由诺亚一家发展出来的新的“全人类”开始建造巴比伦通天塔。在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其《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中把伏羲的执政年代确定为公元前2952年。此书1658年在慕尼黑发表后,正式导致了关于《圣经》纪年与中国上古史之间的矛盾争论,从而也导致对中国文献的可靠性以及对《圣经》的批判性研究,因为假如中国的编年史是可靠的,那么《圣经》中所记载的洪水只能是局部性。按照希腊文本的《圣经》,则可以把上帝创世的时间大约提前数百年,便可以相应地把洪水发生的时间提前,以求得与中国上古史的吻合。参见 Edwin J. Van Kley: “Europe’s, discovery’ of China and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1971), p. 358~385.

经》纪年的争论,以及欧洲与中国在知识与技能方面的互利互换。对于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或者就像他后来所说的“自然神学”莱布尼茨这时还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

尽管如此,柏应理的《孔子》对莱布尼茨了解中国还是非常重要的,在以后的书信中莱布尼茨一再提到这本著作,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子》对他来说相当于一本时常可以查阅的中国手册:1692年特维诺死后,莱布尼茨希望有人能够继续特维诺的研究(《全集》,I,Ⅷ,p. 202~203),在阿拉伯文献中寻找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早期证据〔1〕。在论述这一设想时,莱布尼茨特别提到柏应理撰写的《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巴黎,1687)以及柏应理“发表在《孔子》一书中的‘中国编年史’”中的相关段落;在1701年11月4日从北京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向莱布尼茨指出了后者发明的二进制与《易经》中的卦图完全吻合,收到白晋的信以及随信寄来的出自邵雍的六十四卦排列图后,莱布尼茨自然既高兴又惊奇,随即找出了《孔子》一书中的有关介绍,但却发现该书中的有关卦图的排列顺序与白晋寄给他的有所不同:“我翻阅了柏应理神父在巴黎刊印的《孔子》中的伏羲的符号,我发现四象与八卦的排列很好,而六十四卦图的顺序却很混乱”。〔2〕

新近的研究表明,直到生命的末年,《孔子》一书一直陪伴着莱布尼茨。1715年,法国学者雷蒙(Remond)请求莱布尼茨用书面的形式发表一下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并且为此给他邮寄了1701年在巴黎刊印的龙华民《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以及利安当《论在华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法文翻译〔3〕。应雷蒙的这一请求,莱布尼茨在1715年底1716年初开始撰写《中国自然神学论》。得知这一消息的耶稣会学者德博斯(Des Bosses)在1716年3月7日写信询问莱布尼茨是否会借机论述一下“伏羲的哲学”亦即二进制与《易经》卦图。这时候,莱布尼茨再次参考了柏应理的《孔子》中的有关章节〔4〕。

至于《中国六经》,从现有的资料来判断,莱布尼茨似乎没有提到过。下面将要讨论到的毕尔封格将向我们指出,这个版本印数不多流行不广。不过沃尔夫

〔1〕 参见李文潮:《莱布尼茨〈中国近事〉的历史与意义》,载于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第102~157页,这里指第137页;《中国近事》中提到的阿拉伯文手稿。

〔2〕 Rita Widmaier (hrsg.): *Leibn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 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missionaren* (《莱布尼茨与耶稣会传教士通信集》),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90, S. 179~192.

〔3〕 参见李文潮:《龙华民及其〈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载于《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台湾中原大学编,第1期(2006)。

〔4〕 参见李文潮、Hans Poser编辑的莱布尼茨《中国自然神学论》一书: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Discours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 (法兰克福:Klostermann, 2002), 第7页。

在其《关于中国实践哲学的讲话》中起初使用的恰恰是这个译本。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以及《关于中国哲学的讲话》

就中国的哲学与文化而言,我们很难发现莱布尼茨对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的直接影响。能够说明沃尔夫了解莱布尼茨对中国感兴趣的唯一一个文字证明是前者1717年撰写的非常简单的《莱布尼茨传记》。在这里,沃尔夫提到:“他还编辑出版了有关基督宗教在中国的状况的一些材料,取自一些传教士的信件”。^[1]这里当然是指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1697年,第2版,1699年)。沃尔夫可能对莱布尼茨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提出的新教也应该去中国传教的设想没有多大兴趣,不过肯定注意到了莱布尼茨指出的中国人的实践哲学以及对中国在国家管理方面的正面描述^[2]。

1721年7月12日,担任哈勒大学副校长的沃尔夫任职到期。按照当时的惯例,卸任者应该通过一个严肃的学术报告把职务交给自己的继承人。很久以来对中国的哲学虽然感兴趣但却无暇认真研究写作的沃尔夫^[3]借这个机会,把演讲题目选为《中国实践哲学》。从内容来看,《讲话》并没有多少新意,其哲学主体实际上是沃尔夫自己的实践哲学思想。这一学说的基本框架是:占据首位的是人的理性,理性的首先任务是研究诸事诸物的根基与原因,通过此类研究理性能够对善与恶有明确的认识与区分;在此基础上,可以使意志求善弃恶。善的标准是行为与人的精神天性的吻合(《讲话》,第25页)。当人能够准确认识恶时,便会不再行恶(《讲话》,第30/31页)。所有行为的目的,一方面是追求个人的完美,另一方面是他人即社会的幸福。对自身完美与他人幸福的追求叫做愉快。在这样的一个实践哲学的框架内,宗教与神学失去了自己的作用,代替它们的是沃尔夫所说的“自然力量”或者说“自然理性”,因此建立这种理性之上的道德被叫做“哲学道德”,那种依靠神的命令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上帝意志的道德则是“神学即基督教道德”(《讲话》,第138页)。

在《讲话》中,沃尔夫根据自己的这一设想,对卫方济《中国六经》中的有关段

[1] Jean École (hrsg.), Christian Wolff: *Gesammelte Werke* (《沃尔夫文集》), Hildesheim: Olms, 1962(第I集,第21/4卷,第482页)。

[2] 参见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3] 除了上面提到的沃尔夫发表在《学者杂志》上的书评外,早在1718年,沃尔夫就指出了在实践哲学方面中国的学说与自己的理论不谋而合(《全集》,第II集,第36卷,第198页)。在1721年4月脱稿的《德意志政治》(*Deutsche Politik*)一文中,沃尔夫希望能够有机会“用科学的形式,把中国人的道德与国家理论表达出来,因为这样便可显示他们的学说与我的理论完全吻合”(《全集》,第1集,第5卷,第10~11页)。